落雪日记

日記

忘北　落雪/作

刘鲤/译

本文来自瀛寰世界观，切勿联系实际。

一

　　川端家是书香门第——大姓之家大约都如此。我在川端家时，父母都劝长兄们多读些圣人吉训，我也被带着读那些呆板文字。不过，空暇之时，长兄们或“窃读”些市井闲书、町人文学，或暗里读些译过来的西洋新奇书目。想来那时也没有什么，无非《北洋风物志》（Geográpfıe ob Orken ，“於留根地理”。）之类的，现在已随处可见，但在当时已足够珍奇。此书乃托经理司的人从姬圣辗转买来，译成瀛洲文字后很少出版，有时只有一些钞本流传。大概是受幼时父亲川端德康严苛教育影响，我尤不喜圣人吉训，只爱看那武人、町人文学，间或读些或完整或残破的西洋书目。一到家中修禊诸事得机缘看戏，那真是：

偃仰高歌颦笑乐，狂言举手现人情。跻身粉墨兴悲喜，曲罢心间暗夜明。

　　实在照亮了我在严父管教下有些暗淡的心田。最爱的当数揆戏，比起鉴戏那多半烂熟于心的内容，揆戏使人耳目一新，至于目不暇接的地步。坐在包厢也不怕有旁人笑话，有时还可借袖子或团扇捂嘴莞尔，又或潸然。惜家父不喜这些，故能纵情笑乐的时光并不多。

　　动情之处，言语不免累赘。不妨书归正传，讲些日常琐事。

　　也无非那几本书罢了。一日家父匆匆来长兄房时，长兄正读《踯躅氏故事》（躑躅物語），回避不及。家父大为光火，在长兄房内抄出三四本闲书，杖责半日。长兄三日内不能坐卧。自那以后“窃读”却没有姑息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各人出了一套“谋略”，戮力同心不为家父发觉。家父见长兄们功课倒也含糊，又未再度查出所谓“淫邪之物”，便少有呵责。长兄们入仕之时，考核等级也无甚大闪失，平平稳稳——百年以来便如此。

　　及笄之年（十五岁）家父为我起官名。是日正值朔冬，落雪纷纷，堂中燃一暖炉，家中老少欣然围炉设宴而坐。家父于主席，祝酒祝健康；家母为我梳发髻，发根处瘙痒不止，甚是惬意。理顺长发后，家母用巧手为我固定好发型，昭示成人之日到来。身着厚重和服向各位行礼后，家人连连喝彩。于是家父曰：“念汝年方及笄，稳重不失风度，取窗外落雪赐汝官名。今后当如白雪皑皑，不亏昭质；落雪纷纷，不失雅致。”叩首谢过家父，家母喟然太息：“小花（乳名）也已成人。远行勿忘生长地。”当时见家母落泪，不解其意，只知劝阻：“小花还在，愿听候母亲吩咐。”宴后问家母，家母亦不肯说。

　　那知与家人长久厮守为幻影，正是：花匂ふ　いづれ散り去る　落つるゆきの　勁き風憑き　あと見つけまじ。（朵朵鲜妍终散落，乘风白雪迹难寻。）

　　约莫一年以后忘北家派人来说媒，家父与家母商议罢，便同意了。也是一日白雪飘飘，娇嫩花儿却上了忘北氏牛车。

　　出嫁当年吾年方二八，夫君长我两岁。夫君忘北木人，为大瀛海军军务中人。大瀛久不甚修军务，故夫君平日清闲，常读诗书以陶冶情操。如此说来，出嫁后反而更自由些。忘北家风较开明，略看些闲书也使得，只不要太过沉迷即可。夫君虽清闲，公家事料理也分明，又少有人央告办事，乐得两袖清风。兄弟中有收礼多者，亦不羡不恼，只知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可叹日后祸乱迭起，作生离死别，不胜唏嘘！却是后话，且搁置不提。有《西江月》：

双袖不藏私欲，三生只有清风。海天同色连澄清，容纳鱼鹰活动。

可叹木灵离别，岂因妾室辞公。守空房里盼君归，暂别何成隽永！